

女人这东西

解剖学的女性论

渡边淳一

一

著

陆求实

译

解剖学的女性論

女人这东西

渡边淳一 著
陆求实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人这东西 / (日) 渡边淳一著. 陆求实译.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52-6938-0

I . ①女… II . ①渡… ②陆… III . ①女性 - 性学
IV . ①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7073 号

解剖学的女性論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 ©1972 by 渡边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 : ©2018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简体中文版通过渡边淳一继承人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17-237 号

书 名	女人这东西
著 者	(日) 渡边淳一
译 者	陆求实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 划	刘 咏 杨成舜
责任编辑	霍芳芳
特约编辑	张姗姗
封面设计	末末美书
封面插图	海洛创意
照 排	青岛佳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 (890mm × 1240mm)
印 张	7.25
字 数	110 千
印 数	1000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552-6938-0
定 价	35.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日本·畅销·随笔

目 录

- 第一章 被掩盖了的女性真相 / 001
- 第二章 女权主义口号下的女人 / 025
- 第三章 歇斯底里的女人 / 047
- 第四章 信奉永恒的爱的女人 / 069
- 第五章 出轨的女人 / 091
- 第六章 同性爱的女人 / 111
- 第七章 性感缺失的女人(上篇) / 133
- 第八章 性感缺失的女人(下篇) / 155
- 第九章 说谎的女人 / 175
- 第十章 更年期的女人 / 199
- 后 记 / 221

第一章 被掩盖了的女性真相

从生命力这一最基本的方面来讲，女人比男人更强。男人的强体现在瞬间的力量上，而这与绵延持续的生命力没有任何关系。

女人比男人更强的理由在于：第一，对疼痛的感觉相对比较迟钝；第二，更能够经受得住失血的考验；第三，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强。

绪言

对于男人来说,女人是个永远不解的谜,不可思议,无法琢磨明白。“女人真是弄不懂”——几乎所有的男人都这样叹息,并为之苦恼,然后他们就带着不解,止于自说自话的解释——“女人就是这样子”,最终放弃努力不肯再花气力去理解对方。

与此同样,站在女性的角度也完全可以这样叹息一声:“男人是无法理解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男女双方既是受害者,又互相都是加害者。而女性与男性比较,女性先天性地更容易接受现实,不会为一些毫无意义的琐事而烦恼,因而从被害的程度上讲,男性的被害情况或许更为严重。

我们姑且不去细究其被害的程度,单就这种男女间互相觉得对方“无法理解”的现象来说,其理由究竟为何?男人和女人在外形、构造上相似,也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沟通,即便有不理解之处也可以征询和解释。事实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对话和沟通自远古始,其间不知多少有识之士认认真真尝试过、进行过。但是这种“无法理解”的状况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两者愈

是对话,沟壑愈是加深。最终,男女之间只剩下一个令人心寒的现实感——“我和她(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类人。”

让我们稍许改变一下视角,来考察一下我们人类与犬类、猿类的关系。或许我们会轻易地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对于犬类或猿类的行为,我们绝不会说“无法理解”。

小狗翻土刨地找寻人吃剩的肉骨头,或者猴子当着人的面自慰,人们看了不会产生不可思议的感觉,即使感叹也顶多说一句“真拿它没办法”,而不可能说“无法理解”,因为多数人觉得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这其中的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将狗和猴子等视为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别的种属。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犬类拥有人类望尘莫及的发达的嗅觉,故而喜从土中翻找肉骨头;猴子本就是畜生,故而在大庭广众面前自慰也丝毫不觉得羞耻。因此,对于小狗和猴子等的行为,我们不可能产生诸如“无法理解”之类的惘惑。对其他动物,人类也持这样的看法。

这样一想,我们便会发现,男人和女人之所以互相埋怨“无法理解”“弄不懂她”,其实正是因为互相将对方视为自己同类的缘故。除此以外,男人和女人对对方关心过甚,也使得这种“无法理解”的现象更加复杂化。

归根结底，男人和女人都是立于对方和自己是同类这一基石上来互相审视的。换句话说，我们或许存在一种自以为是的倾向，容易轻信，觉得男人和女人应该互相理解得比较透彻的。

男人和女人都没有对此产生过怀疑。因为对方和自己半斤八两，大差不差，所以只需站在自己同一立场来考虑问题就行了。可以说，这就是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

男人和女人无法理解、甚至互相厌弃的最大理由也缘于此。如此的话，那么距离结论应该也不远了。

“我和她完全是两码事，我是男人，她是女人嘛。”——只要想通这样一个事实，即好像看小狗或猴子时那样，如此便能隔开一定距离冷静地观察，同时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并且不会因为陷于自己的思维中不能自拔而焦虑。由于种属不同，思维自然不一样，行为方式也不一样。于是，万事风平浪静，男女之间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嫌弃。

但是这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非常不易，甚至难比登天。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人类实在太相似了。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长有两条腿、两条胳膊，头部、腋下以及阴部有毛发，会说话，会笑，会流眼泪，睡觉的时候是倒头而睡。如此看来，根本看不出男人和女人是人类和小狗猴子那样迥然有异的种属，甚至让人产生一种完全相同、几无差异的感觉。

自然,每个人都知道,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外形上还是有一点差异的,骨骼、喉结以及生殖器官都有所不同。但这些差异不足以让人认定两者是不同的种属,虽然生殖器官的差别更为显著,但这只不过是男女的差别,不会被当作种属的差异来予以评价的。于是这样一来,从外形上看,男人和女人远非人与小狗或猴子那么遥远的相异种属。

然而,露呈于表面的差异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可以说,更加悬殊的根本性差异其实隐藏在身体内,不将这些差异彻底揭示出来,男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女人,女人也不可能真正理解男人。尤其是女人,由于其隐藏不露的真实面目与身体外形上的表象相去甚远,这种表里不一的复杂性,对我们理解其真实面目增添了不少难度。

由此可见,认清这一真实面目是论述有关女性问题的最基础且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省却了这项工作,所有的女性论就等于是没有地基的空中楼阁。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作为女性论的本书,第一章将从“被掩盖了的女性真相”起讲。

被掩盖了的女性真相

笔者如今侥幸作家之列,但是在之前的十年里,我曾是某大

学附属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在那里,我接触到许许多多男女患者,亲自动过手术,也目睹了许多案例,大多数患者治愈康复,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人不治而亡。

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女性对于疼痛的忍受能力较之男性更强。

一般来说,人们都有一种先入之见,认为女人怕痛,不如男人坚强。因为女人的身体与男人相比显得纤细柔弱,并且女人往往稍感觉疼痛便不能忍受。

的确,女人对于些微的疼痛比男人更加敏感,反应更加强烈,有时甚至会不顾一切地哭喊。但是当疼痛到极致的时候,反而会横下心来沉着地去应付。而男人对于微弱的疼痛可以忍住眼泪,但是对于剧烈的疼痛就完全顶不住了,女人那样的忍受力男人简直是望尘莫及。

因此可以说,对于些微的疼痛,女人明明能够忍耐、能够应付,但却喜欢小题大做,反应夸张,而男人虽勉强应付却还要故作轻松。一旦疼痛加剧,男人立即就败下阵来了。

人体中对疼痛最敏感的部位是皮肤和包裹在骨头表面的骨膜,手术中需要进行局部麻醉时,往往都在这两个部位注射大量麻醉药。

说句实话,我在以往进行手术时,曾依据男女的不同而对麻

醉药的注射量有意识地进行微调(这种事情倘若堂而皇之大量进行,则涉及人体实验,会惹出法律问题,而我只不过偶尔为之,且没有害处),结果我发现,无论我怎样减少麻醉药的注射量,女性对此几乎都毫无反应,即使偶有感觉到疼痛的人,只要安慰一句“不用担心”,病人很快就会平静下来。

而男性的情况明显不同,药物量的微妙变化立即能够被他们觉察,随即对医生诉说“痛”,“不用担心”之类蒙混的台词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即使不出声,他们也会皱起眉头,或是额头渗出汗珠来,这说明他们是在硬撑。

女人即使不注射麻醉药,但只要给予她们不会感觉疼痛的安心感,就能够忍受相当程度的疼痛。女人之所以容易被施以暗示疗法、催眠术等,恐怕与此不是没有关系的。

女人比男人对疼痛的忍受力更强,这只要想一想分娩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了。分娩是女人单独承担的使命,这是由于女人对疼痛更加能够承受,还是由于女人的身体为了分娩而自然进化得更加坚强?对此,目前尚无定论(笔者以为恐怕是后者),留下给人们继续探究的课题,但这样的使命安排毕竟是十分合理的。

万一,这一使命安排让男性来承担,三十多岁的男人中恐怕一半会痛得昏死过去,其中更有一半真的送命吧。胆结石便是一个明证。胆结石是指因代谢紊乱、胆汁淤积或胆道感染等在

胆囊中形成胆石,结石排出胆道的过程与女人分娩有几分相似,此时男人的痛苦非比寻常,简直可以用死去活来加以形容,而排出的结石最多不过只有小指尖大小。

由此来看,分娩的痛苦要远远大得多。首先是持续的时间长,看上去纤弱的女人身体竟能忍受长达十来个小时的阵痛,这才分娩出三千克多一点的婴儿。这绝对不是男人能够忍受的。

十个月怀孕,十来个小时的分娩,加上产后长达一年时间的哺乳,如此繁重和痛苦的过程一旦结束,女人竟然表示还想再生一个!

不知道是因为女人的身体实在太强健了,还是事情太不可思议了,总之,我们只能说女性与男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属。

死而复生的女人

相比对于疼痛的忍受能力,在更为本能的生命力方面,这一差异尤其显著。

人体内的全部血液约占人体体重的十三分之一,而人如果失血三分之一就会死亡。这是医学院学生最早学到的一个常识。在有关人体的诸多知识中,这就好像几何学中所讲的“连接两点的最短距离是一条直线”这一定理一样,是最基础的知识,任何从事医护工作的人都不会忘记。

假设某人体重五十二千克，三分之一也就是四千克是血液，如果失血三分之一就是一点三千克即一千三百毫升血液，那么他就有生命危险。

女性有不少病症是由于宫外孕以及子宫破裂导致的大量失血引起的。我曾经接诊过的一个病例，因子宫破裂腹腔内成了一片血海，失血大约两千毫升，而她的体重只有四十五千克。病人不要说血压，甚至连脉音也听不到了，只有心脏尚在微弱地跳动。

因为我知道前面所提到的基础知识，所以我对病人家属说，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但我们还是会尽力抢救的，接着便开始为病人输血。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二十分钟后，就开始听到病人的脉音了，半小时不到，原先苍白的脸上渐渐恢复了红润，大约一小时后，病人恢复意识，开始呻吟，最后吐出一声：“痛啊！”又过了半个小时，血压恢复至一百三十毫米汞柱。这位女病人完全可以说是从地狱中爬出来，死而复生的。

这个病例是我从医那年独自一人出差到一个偏僻山村时遇到的，因而印象特别深刻，它对于我以后的女性观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顺便说一句，拙著《母胎流转》就是根据当时的经历和感想而写成的小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照一读。

在上述这个病例中，先前的所谓绝对定理遭到了否定。当

然,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医学教科书中所写的似乎是错误的。事实上,确实有人因失血三分之一而死亡,不过那些都是男性。

所以,关于失血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修改如下:

“男性失血三分之一会导致死亡,女性失血超过二分之一也会引起死亡。”

女人生命力之顽强

关于生命力之顽强,数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令我们记忆深刻,相信有人依然清楚地记得这件事。

事情是这样的:两名前往北阿尔卑斯山的女性,途中遇暴风雪迷了路,当人们差不多已经绝望的时候,这两名女性躲在雪坑中,仅靠两块巧克力果腹,两个星期后竟安全返回。

当时报纸、杂志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多在赞许中夹杂着感慨:“以女性那样纤弱的身体,竟然能够平安生还,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然而这种观点究竟正确不正确呢?

表面上看,女人的身体同男人相比,确实给人一种纤枝柔柳、弱不禁风的感觉。但是,即便是体形消瘦的女性,也拥有足够厚的皮下脂肪层,外形看上去消瘦的女人,其体内脂肪比外形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男人要多得多,外形肥胖的女人就更不用说了。

因此,女人的身体好比有一件天然斗篷包裹着似的,故而比男人更能够抵御寒冷。

此外,皮下脂肪在人饥饿的时候可以转化为热量,这同通过绝食来减少皮下脂肪是一个道理。即使不吃巧克力,一般女性的皮下脂肪也足以承担两至三星期的热量补给。

唯一的问题就是水。由于两名女性躲在雪坑中,只要吃雪就可以补充水分,虽然会有些空腹感,但是身体的生理指标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在这一事件中,两名女性之所以能够生存如此长的时间,我还想强调一点理由,那就是女性对于孤独的承受能力。二人在雪坑中整整待了两个星期,始终耐心等待,一直等到天候好转,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体力消耗。这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至少男人很难做得到。

苏联和美国发射第一艘宇宙飞船时,飞船上分别还搭载了雌性的狗和雌性的猴子。听起来颇觉滑稽,其实是有其道理的,因为雌性动物在忍耐力、承受孤独等方面,比雄性动物更加出色,这是动物生理学上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事实。套用到人类身上,同样也是适用的。

我在做学位论文时,曾经用老鼠和兔子做过为时二十天的实验,从而得出一个结论:雄性动物忍耐力较差,相反其反抗精

神特别强。

实验之一是,将老鼠的一只脚上绑上石膏,另一只脚则什么也不绑,从而对其肌肉和骨骼的状态进行比较。雄性老鼠一绑上石膏,立即一刻不停地啃噬,试图从石膏的束缚中逃脱出来,表现出一副誓死不屈的样子。而雌性老鼠的行为截然不同。刚开始绑的时候,它们也会挣扎反抗,但绑上之后,它们便安静地蹲在角落里,好像在努力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试图适应新的状态。不多时,甚至还拖着一只沉重的脚,开始进食。实验过程中死去的多数是雄性老鼠。

这种倾向并不局限于是人还是猴子、狗、老鼠这种种属关系,而是所有雄性动物所共通的习性。在人类身上也可以看到不少类似的例子。

比如婚姻,女人有时候嘴上说“不喜欢他”,但是结婚后经过一段时间,照样生活得有滋有味。当然,能够嫁给自己喜欢的男人是最理想的,但退而求其次,她们似乎依然能够体验到婚姻的美妙和乐趣。大体来讲,女人往往比男人更迅速地面对现实和接受现实,一旦接受了现实,心情也会随之开朗起来。

在这方面,男人就缺少变通,假如和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结婚,则无论经过多长时间,仍旧无法改变其不喜欢的态度。

在女人的词汇中之所以没有“高洁”这个词,以及对于“纯